

第二十回 龍川被劫 磔頭強招

詞曰：

寬得都非海岱，琴江絕異秦中。認真游說帝西東，便是癡人說夢。

坦道錦筵作賦，危機蓮幕乘龍。顛顛倒倒寫來工，不遇知音可憫。 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貴兒翁媳別了廟祝，離了藍關，逶迤來到老瀧。催船前進，已至龍川，梢公忽喊道：「船漏了！」忙掌攏岸邊，塞住漏孔，整了半日方才完好。天色已黑，就歇在龍川關下。其夜，貴兒取仙姑數語，反覆思想道：「『破麥見麩，分梨見子，』自是故事，只是所問非所答！」又把後數想道：「上三句是解勸我的意思，『吉向凶求』這句怎解？」正想間，忽前船鼎沸起來，急扒起來穿上衣服，推開篷窗看時，見前船喊殺連天，知是船來劫船，忙向外艙大叫道：「將軍！賊來了！」盤為連在睡夢裡跳起身來，走出船頭一看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梢公快把船攏近岸來，上岸避賊！」梢公裝聾作啞，由爾叫喚，他只不應。盤為連走進火艙，把梢公提起來，梢公道：「客人怎麼恁般粗魯！」盤為連道：「賊來了，快與我攏近岸來！」梢公道：「江河上劫船是常有的事，不見爾這客人就恁大驚小怪，裝村起來！」盤為連大怒，拔刀在手道：「敢是你們都是賊哩！」

梢公笑道：「客人不要發怒，我攏船便了。」緩緩的喚醒眾水手，正待攏船，賊人已一擁上前，跳過船來。盤為連大驚，急率兩個健步拔刀死鬥，殺退賊人，據住船頭。賊人知有準備，胡哨一聲，盡用撓鉤長槍亂搭亂截將來，兩個健步早被撓鉤搭住，拖下水去。盤為連奮勇獨戰，左撩右撥，相拒多時，不提防一箭射來，正中面門，把頭一偏，被賊一槍刺中咽喉，撲冬一聲落水而死。貴兒翁媳無人攔阻，被賊搶進艙來，一個個縛住，盡提過小船，卷了行李，一帆風望磔頭而來。正是：

前度傷心淚未收，又遭豺虎劫孤舟。

茫茫白骨寒山裡，一片腥風起暮愁。

貴兒初時被驚得打顫，後來想道：「我張貴兒為著父母而來，死是應該的，怎好帶累公姑！必須尋個計策出來救護才好。」左思右想總不得一個善策，忽地想著仙姑數語道：「仙姑明叫奴遇驚勿驚，遇憂勿憂，公姑救不得左右是死，不如拚著一個死，且如此如此，或者說得賊動，救出公姑，暫住其中，看有機會再設計逃走未嘗不可。計雖危險，所謂『吉向凶求』也。」想定主意，悄悄安慰思齋夫婦道：「公公與婆婆切勿驚慌，兒有妙計，保得公姑萬無一失。」天色微明，已到賊寨。槍刀密布，劍戟如山，一聲炮響，寨門大開，賊兵把擒來人眾驅進寨來。貴兒舉眼看去，見賊首藍能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，左右列著許多彪形大漢，雄糾糾帶劍而立。眾人看見，俯伏地下，驚顫不休。貴兒大著膽走進寨來，挺立不跪。

左右大喝一聲：「跪下！」貴兒神色自若，全然不睬。藍能道：「爾這孩子見我如何不跪？」貴兒從容答道：「學生見個巡司典史，他若要學生跪時，學生也就跪他。獨見了大王，此膝便輕易跪不得！」藍能道：「爾藐我不如巡司典史耶？」貴兒道：「正惟不敢藐大王如巡司典史，故不敢以待巡司典史者待大王。」藍能道：「爾話怎講？」貴兒道：「學生聞，自古英雄將大有為於天下，必能謙恭下士，敬禮儒生，而後天下賢人攀龍鱗，附風翼，樂為其用，以共成王霸之業。今大王雄踞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非所謂英雄乎？學生欽仰雄風，故不敢為慕勢之士趨拜辱王，直欲使王為趨士之王，顯名天下也！」藍能見許多被擒之人跪在地下，狗一般驚做一堆，不敢仰視，貴兒小小年紀獨能抗抗而談，聲清詞亮，氣運神閒，心中大為驚異，因問道：「爾有何能，敢自居賢士？」貴兒道：「臯、夔、稷、契，學生不敢當，至於學問文章，實堪自許。大王若能效齊桓公釋管仲之囚，學淮陰侯下左車之拜，使學生大展其才，則運籌帷幄可決勝千里，下筆千言可倚馬而待，雖使韓、柳更生，孫、吳復起，學生未肯多讓也！」藍能笑道：「我這裡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，只得長槍大劍，那咬文嚼字的人只讀得幾句死書，做幾篇聖人賢者的爛時文裝虛幌子，我這裡卻用他不著！今爾雞肋般身材，弱不勝衣，只可吃飯，有甚用處！」

貴兒聞言，仰天太息道：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，大王安得以小弱輕學生哉！昔藺相如手無縛雞之力，趙王用之，入虎豹之秦，能折秦王之威，以完璧歸趙；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，博浪一擊，能破秦皇之膽，驚死沙丘！大王安得以小弱輕學生哉？且關、張、黃、趙非不勇冠三軍，未得咬文嚼字之孔明，得徐州則失徐州，得汝南則失汝南！長槍大劍果足恃乎？今大王有霸王拔山之力，又有英、彭之勇將，貔貅之勁卒，舉事十數年，不能越磔頭一步，以圖子孫萬世之業者，豈非不得讀書之人相助為理也哉？夫時乎不再，志士必無坐失之機。今主上無道，苞苴公行，所用將帥皆闖茸之夫，大王不及今招賢納士，發憤為雄，以圖尉佗、劉佺之業，萬一更立賢君，選智能之士以為督，興師問罪，發兵一枝出鵝阜，則海豐、陸豐諸縣大王不得劫矣；一枝出秦嶺，則興寧、長樂、程鄉諸縣大王不得劫矣；以大兵駐欖江，分據古名、琴江、寬得諸隘口，則龍川、河源、歸善諸縣大王不得劫矣！內無糧草，外無援兵，官府更下一令曰：『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！』當斯時也，大王能保軍心之不變乎？」藍能聽到此處，不覺毛骨悚然，立起身來，急呼左右與相公解下縛來。左右忙把貴兒繩索解去，延上帳來賜坐。貴兒道：「學生雖蒙釋放，家父母猶待罪帳下，學生安敢就坐！」藍能問道：「相公高姓大名？」貴兒道：「學生姓黃，名貴兒，程鄉人氏。」藍能呼左右請黃太公起來相見。思齋夫婦叩謝，同小青一齊起來。貴兒復請道：「學生一家既蒙恩釋，所有同伙攜來百姓，求大王悉放之下山，以昭大王天容地涵之量。」藍能笑道：「山寨中缺少錢糧，我還要在這幾個百姓身上借些來用用，卻不能從命。」貴兒道：「學生聞『得士者富，失士者貧。』大王既用學生，學生方將為大王畫足食足兵、無敵於天下之策，這幾個百姓濟得甚麼！」藍能大喜，吩咐左右盡釋之，貴兒方才叩謝。藍能設宴款待，檢出貴兒行李，安頓左寨，極其優禮。正是：

范雎舌在危能脫，張祿才雄楚可欺。

當夜藍能退至後寨，把貴兒言語細細思想，大是有理。欲用他，又慮他是擄來的，恐怕他不肯真心為我用。欲不用他，我做了十數年賊，所擄所殺何止十數萬人，從沒見個像得他的如此年紀，就有此膽識，若再老成些，怕不有姜子牙般機謀，諸葛亮般智略？想了半夜，忽然想著道：「是了，我的女兒才貌年紀，色色相當，不如招了他，與他結成子婿之親，自然可倚為腹心之用！只是女兒性格偏執，必須叫他自家看中了，方才說得。」次日起來，著人到山後花園裡，喚女兒金蓮到來道：「明日擄得個士人，名喚黃貴兒，年可十六七歲，儀容絕世，議論生風，的是一個異人！為父今日再召他來宴飲，爾可從簾內窺之，如中得你的意，待為父引見。」

婿。」金蓮領諾。藍能命手下殺牛宰豬，大會將士，使人請貴兒到來，與諸將一一相見畢。藍能以客禮相待，安他坐了左邊首席。

大家坐定，大吹大擂飲了一回，藍能把兵機將略細細叩問，貴兒高談闊論，證古援今，說得藍能滿身鬆快，因笑道：「可惜相公年紀幼些，恐怕事到臨頭，膽識不定！」貴兒道：「昔王德用年才十七，破李繼仙於鐵門關，顯名綏夏。其他若鄧仲華、王鎮惡，或秉節鉞或當方面，年皆不及十七而勳業爛焉！至於牧犢子，年登七十，非不老也，莫置一妻；孫器之，年登百歲，非不老也，只堪織履！人而無才，雖皤然一翁何濟於用哉！」眾將合口稱贊道：「妙論，妙論！」眾人正在稱贊，簾內走出一婢女來，附藍能耳畔說了幾句，藍能點首，笑向貴兒道：「相公經濟，我們已領一二，相公文章亦乞賜教。」貴兒道：「求大王賜個題目來。」正說間，適南嶺江萬榕差人進一桶蝦來，藍能道：「就以此為題罷。」貴兒叫取文房來，左右取到，拈筆在手，便端端楷楷的向紙上寫出一首七言律道：

瘴江南去水如天，無限花飛覆稻田。
幻出沙虹爭耀渚，靜憑蛇腹吸流涎。
筋垂紅玉蓬窗曉，簾捲西風海月圓。
回首扶桑洲上望，何人重放使君船。

寫完，奉至藍能面前，藍能看了道：「我等粗人，不曉得其中滋味。」付左右：「傳進與小姐看來。」左右接來，送進簾內。金蓮看了，拍案叫道：「此仙才也！」隨起身取出兩軸畫，付左右道：「爾可將此，並求黃相公一題。」左右捧了出來，貴兒命展開看時，一幅是梁市南、陳全人畫的《養蠶圖》，一副是趙雪舫效王摩詰《袁安臥雪圖》，中畫一芭蕉，被雪壓得半垂的。貴兒看畢，提起筆來向畫上一揮而就，付左右送進簾內，金蓮看《臥雪圖》題云：

凍雲寒氣溢生綃，浩蕩乾坤積不銷。
粉豔漸凝高士榻，雪花徐上美人蕉。
聽窗但覺珠崩檻，窺灶惟餘玉滿瓢。
若使洛陽賢令見，應思騎馬掃瓊瑤。
再看《養蠶圖》題云：

仞高八尺棘圍牆，養得紅蠶一架桑。
風眼漸開春已老，絲囊竟織日初長。
功成道骨歸壺市，化後仙衣入帝鄉。
獨有深閨人不寐，依稀猶覓馬頭娘。

金蓮讀之，不住口的贊歎，反覆吟哦不能釋手，左右出來回復，藍能大喜，命取白椰杯一對、端溪硯一方、羊脂玉扇墜一枚賞賜貴兒，貴兒拜謝。大家復暢飲一回方散。正合著杜工部有詩兩句道：

平生性僻耽佳句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。

次日，藍能差帳前驍將葉千到來說親，與思齋相見了。葉千開言道：「藍大王有個愛女，金蓮小姐，今年一十六歲，生得美麗無雙，而女工、詩賦，又無般不精奇出色。今慕令郎才貌，願與太公結為秦晉，望太公早賜金諾，末將好回復大王。」思齋聞言大驚，忙拱手道：「將軍且回，容與小兒商量。」

葉千辭去，思齋急喚貴兒出來商量道：「藍能要把女兒招爾，此事如何行得！萬一被他識破，就要弄出事來，怎樣想個法兒辭他方好。」貴兒聞言，亦老大吃驚，想了一會道：「待孩兒親見藍能辭他，倘辭不准，有甚波查，望公公勿憂。」思齋泣道：「但願辭得准，我兒小心在意。」貴兒別了思齋，逕到寨來，見藍能禮畢，貴兒道：「聞大王欲以愛女配學生，使學生感激不盡。但學生有誓在先，不得功成名遂不娶妻，又兼近沾暗疾，恐有誤小姐，敢此敬辭。」藍能道：「相公顏色紅潤如玉，暗疾之事自是推委之辭。至於功名一事，既為我婿，則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還有什麼不遂！」貴兒道：「大王雖能貴顯人，然尚在綠林，願俟大王功成後再議如何？」藍能聞得貴兒說出綠林兩字，不覺勃然大恐道：「爾謂我為賊耶！」拔刀便來殺貴兒。正是：

賊人之心，反面無情。

不知貴兒能免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會得難解之法，行文便不直致。如被劫一難，遂有傲藍能一解，及欲殺一難，遂有謝金蓮一解，妙。茂年女子寫得色色生新，已遙應首回才志。便伏到二十六回平賊消息，居然大觀。

西園曰：貴兒之傲藍能，只是不得已所為。與偶儻不拘的梅小姐，情性正自有別。